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書院學士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軍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答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既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我史記曰我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東得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繆公夫人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迎

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出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

大夫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邾莒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号商君

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置漢中郡文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

又曰武王少張儀死武王謂其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州

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

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

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

楚二勝也蓋秦

令人據之也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周之東境

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閩東為從

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實從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

君關外

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隋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

南王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

之旗樹靈鑿徒河之鼓孫即曰織離浦稍皆馬名鄭此

數寶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決馱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

廣雅曰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

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而

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

也夫擊瓿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說文曰瓿瓦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

也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在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今棄叩缶擊瓿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高誘曰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

郭象莊子注曰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

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交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齊盜

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說文曰齊持遺也夫物不產

於秦可寶者多至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

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

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

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未

路張耳陳勝連從

容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

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

北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

見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闔城不休救兵不至死

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曰流猶

行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

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庶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與弟興居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

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執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憤不能為救也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

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

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

東越唐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天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

為吳人輔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魚名

善曰底與祗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皆淮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

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鷩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鷩

孟康曰鷩大鷩也如淳曰鷩鷩鳥比諸侯鷩比天子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

應劭曰後

武勇鼎立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袷服大

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主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

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賓劍於

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故願大王審書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為文帝

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

褒邾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三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早薨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

從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

晉書注以卒仆濟北囚第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

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

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

平等勸王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也善曰今天子景帝

共反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

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

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過計於朝服震曰則

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過誤也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

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

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

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云其城陸擊則項

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

曰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之

庶幾得之也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

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

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客上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

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

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

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金食夫精誠變天地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金天之將軍也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

曰盡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

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也刑其右足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

後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到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搯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子之郊遭鄭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搃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

鳥劫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劉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

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始欲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詭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

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

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臞臞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和中山尚書呂刑曰臞者脫去

人之臞也郭璞三倉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解詁曰臞勝蓋也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馮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千斤及牛酒馮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

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此二人者

昔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兩雅曰徐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

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

云身握石失軀宋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

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

義

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比日義不苟取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相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官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

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舟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國語泠洲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云積毀銷骨謂積讒

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

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音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

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

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又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又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會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應劭曰紂刻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馱也夫

者觀其胎產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

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

見於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

見昭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齊相公用其仇

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相公置射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

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

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是以孫叔敖

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立相進

之也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知其非已之罪也善曰列女

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披心腹見情素

於士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善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真乎然則刑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曲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

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張晏曰柢

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輪切離薄基切音音衣而為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

曰容形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志善曰

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善曰伊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

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加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

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適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三周用鳥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

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臣聞盛飾入朝

廻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擊

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白郊之日況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存飾檄而

後鞭策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

墟為丘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非於未萌智者

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也此言雖少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留意垂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南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

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

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上絕三

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

淮南子注曰三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

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垂言矣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隊丈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

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

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

已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

歷遠相治也其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

安則慮危是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靈公造九層臺荀息問之求曰臣能累十二博其變

加九鷄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

秋得乾圖曰安於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

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車崩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

音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渙父曰人有畏影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數

處陰而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消蜀梁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

也滄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未

用抱薪而救火也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

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太山之雷雷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煇

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井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銖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

差銖而稱易為智曲辨難為惠也夫十圍之木

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曰尸子曰千丈

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礪

注砥磨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石也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立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

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祚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

比君長十數祚都最大祚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音義曰

忌常撫王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息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李奇曰言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說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韋昭曰隱匿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

日給耳臣贊曰海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宇禽獸

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多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莫十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

頭郎習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善曰吳饑軍

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栗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菑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鄒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地方十

里言王必見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辟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度女告天

振風龍於齊臺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龍入也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去任便止卅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

詩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

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

舖操桑以為樞比齊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操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

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大地與一世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曰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

師丹上方向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何常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

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表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表子孟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

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閑閑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

如食頃追至閑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

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官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大

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

王恩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

者賜顏色泰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盡太

萬

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大

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

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

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

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之智作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孟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莊子舛堦弟曰今於道秋毛之端方分未得處一馬剖

心摩踵以報所天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歲尹克黃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缺揚惲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圉陸機調內史表

為誅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

始太子丹謂趙武曰今秦王反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

之辱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交

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云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

色司為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蔡邕月令

章句曰陰者密雲也非木石獨與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答任

法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

也仰天槌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

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死鄉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

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高議雲雲之上漢書曰蕭育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

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

日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于之頸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于之頸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于之頸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于之頸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于之頸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于之頸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行臣之計請必保單俱啟丹冊並圖青史漢書田高祖

于之頊而制其命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產書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

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先

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

伯魚京北人舉孝廉補淮陽監曹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

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昔无父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各臣之羞

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

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賢行歌而志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崑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莊子曰鉗黑翟之口燕丹子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

鄭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

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

官當何言哉

司馬遷書曰如

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貴斬垣衍秦接輿之

賢行歌而志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崑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各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若使

人也少與同郡魏景鄉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莊子曰鉗黑翟之口燕丹子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

鄭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

勳欽明管子曰天青雲浮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

下有道人樂其業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西泊臨洮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

山陽原蓋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也而楊雄靈賦曰文

義會賢贊智憤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程煜而而下官

景飲醴贊英為曆宋均曰煜景謂景星所昭也而下官

抱痛圓閉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仰惟太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限於灰

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

徒稱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光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

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玉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政於梧丘

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

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

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昉集詔曰聊為七

任彦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

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

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閔離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

方可解吾民之愠方南風之時方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

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

長之樂也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

可得而聞也辛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臣早奉龍潛與晉馬而入

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禮晚屆蜀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戲曰淫蟠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昔為郎中又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

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簿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取求不疵表於

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唯我知

知我知策集有謹輒率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虫鄙已彰

辯才論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虫鄙臨啓慚

鄙益著閻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虫鄙臨啓慚

西文六因識所實謹啓

為卡彬謝脩卜忠貞墓啓一首蕭子顯齊書

將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卜錄曰壺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無兵為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

敗績盡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眇去

隨從俱為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謚

忠貞公眇音真忍切所休于切

任彦昇

臣彬政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壑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

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

首率於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曰而年世負遷孤裔淪塞廣雅曰

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相子新

門周以其子見孟嘗若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感慨自

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社頽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効於方今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

於百壺餘列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

姓也語子曰周任有言曰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曰凡諸

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類觸

等死王事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謂齊王曰秦

致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啟蕭蕭大傳固辭奪禮一首

劉璠梁典曰助為

去職居喪不知諡味冬月單衫廬于墓

任彦昇

助啟近啟歸訢庶諒窮款奉被還言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露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祈榮更為自拔

論語曰子張學干祿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闕白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昉往從未宦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

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自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人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死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

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棟槐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為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暮寂寥闕

苦覓

埋蒼日間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成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

无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稽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沛然下雨

治所被爰至無心

韓詩外傳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鄙野之人僭陋无心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毛詩曰孝子不任

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